

南宋文範簡編

南宋文範簡編

卷四

清莊仲方原編

杭縣

張相選評

姚漢章閱訂

說

雉說

劉學箕

筆意縱肆

養一雉馴甚。次年又買一雉。意其共類。同籠貯之。後雉俱棲。若有恐懼色。若知先後次序。略不敢鬪敵。頰首下氣。聽命而已。先雉昂藏自若。頡頏恣傲。有驕矜色。有凌忽狀。予竊怪之。不旬日。先雉碎面折翅。去死無幾。後雉洋洋有德色。疑莫已敵者。一余然後知其懼也。乃所以藏怒匿怨也。其退也。乃所以求勝也。雉耿介禽也。不能柔巽者也。今若此。若奴僕之私爲計者也。若賓

客之相驅逐者也。若同列之生，傾忌者也。不然，則兵法所謂必姑與之之術也。其蔡澤之攘穰侯者也。其蘇秦之取相六國者也。其張儀破蘇秦之縱者也。吾於是乎有感，作雉說。

竹居說

陳耆卿

瑞安趙正父植竹其舍，命曰竹居。居者，君子所守也。竹者，君子所以寄所寄也。人莫不有所寄。至寄于竹，則寄之清者也。或曰：人非竹則不清乎？曰：不然。竹之清外也，人內也。以內合外，則清無其內而強附其外，則濁。郊原塹閒，竹常滿眼，豈獨君能植竹哉？然而左棘右葦，雀叢鳥聚而埃埽常盈焉。若是者，居雖竹，人不竹也。一君宗室子，擢第二十二年，卑縮如寒士，悲吟喜咏如琅玕磨戛而琴瑟搏拊也。其清似矣，而曰吾邑魚鹽之藪，人相鬩成市，余故借竹而逃焉。噫，斯其可逃也耶？豈惟不可逃。

此文層次清
晰筆意謹嚴
應有盡有可
云雅潔

亦不必逃也。以君之胸次。已無待乎竹之清。而豈其魚鹽所能
濁哉。然則以竹自名。寄所寄也。以內合外者也。予懼覽者不察。
故爲之說。俾刻之柱間。

辨

西伯戡黎辨

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
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
也。西伯戡黎。自史遷以來。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
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遂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
嘗伐邶。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
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

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一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畿。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況于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一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兵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

此文遁緊似柳州

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紂已阤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一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辨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

文境如千不
萬壑應接巖
暇

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于歎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與觀之說。是又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

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郤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一武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一至於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

嚴正

疏放之致最
合跋體

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三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題跋

跋陳君章所藏諸公帖

許景衡

范文正公啓齒弄筆。不忘忠義。此帖有終日爲善以報知己之語。凡爲人不當如是耶。前輩風流日遠。使人歎息。歐陽公以文章伏一世。初不以字畫自名也。而遺墨爛然。殆不愧當時工書者。於以概公之往烈。亦豈易量耶。杜祁公書清勁不俗。如其爲人。君章寶藏。雖寸紙數字不棄也。其好古樂善如此。誠可尙云。舒王筆墨瀾翻。其得意處不減古人。而議者以爲酷類楊凝式。

固然否邪。某年月日。同左與言登八詠樓。覽觀溪山之勝。慨然想見古人。會陳君章攜諸公筆蹟見過。相與舒卷終日。而文富小帖。蓋其一也。昭陵遺老無復人矣。見其似者喜。況手澤乎。

跋胡明仲侍郎帖

胡銓

某伏讀明仲侍郎所敘年家父權郡劉公布衣時。言事得罪。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春秋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忘諫之以德。嘗考魯史。三桓子孫惟臧孫至盛。至文仲武仲益大以熾。其有後信矣。公方抗疏時。奮不顧身。豈顧有後與否。予觀其二子與某同年登第。皆嶄然露頭角。有仕途聲。殆不愧臧氏以是知懷祿怙寵口箝而不開者。其無後必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語有譏刺

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

漢魏六朝
字疏取勝
唐以還文
宋以密取
此以密取
一文得勝
一字密字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一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濬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

紀事本末獨
創一體自袁
公始考亭表
章亦復不遺
餘力

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跋通鑑紀事本末

朱熹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于春秋旣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

讀此知著作
者創一新體
固不免一時
之譏久之而
後論定耳

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一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于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于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一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乃或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考耳。一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

跋傅正議至樂庵記

陸游

伏波將軍困于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夷賊。左右哀之。莫不

爲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三十年。年老思土。上書自言。願生入玉門關。詞指甚哀。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乃如此。其他盈滿。脆脆畏禍。憂誅。願爲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歎。然則富貴果不如貧賤之樂邪。曰。此自富貴者言之耳。貧賤之士。仕則無路。處則無食。自非有道君子。其憂又有甚者矣。一正議傅公在學校二十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爲公卿者。袂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旣仕矣。適時艱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自樂哉。及讀所作至樂庵記。自道其胸中恢疏磊磊。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辯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公蓋有道者。一或曰。使天以富貴易公之樂。公其許之乎。予曰。公所以處貧賤者。則其所以處富貴也。顏回之簞瓢。周公之衰繡。一也。觀斯文者。盍以是求之一。淳熙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山陰陸某謹書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慷慨有氣勢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邪。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五月己未笠澤陸某題。

題長沙開福寺

張栻

長沙開福蘭若。故爲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郊時得磚甃。皆爲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

文筆灑落可喜

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于榛莽。臥於泥池者。尙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一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讐。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在理與勢宜然。一今湘岸有淫祠。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爲蠻觸。祇足以發千載之一快。寺之西。祓禊亭下。臨湖光。舉目平遠。自爲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氏爲汙也。

文

祭劉致中文

胡寅

嗚呼。天生百材。莫不有用。材之尤者。其用尤重。南金大貝。金玉明璣。惟或不好。則德之基。獨我致中。乃異於此。百不一見。不壽而死。嗟嗟致中。蚤自貴珍。見賢必事。遇仁必親。學無定師。參以

訂證。濬其明。穎礪其廉勁。事親篤孝。友於弟昆。政施厥家。肅雍
閨門。其在朋友。忠益相告。其於鄉黨。善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
於朝。公卿引重。弓旌是招。三揖而前。尙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
遄發。縉紳趨榮。決性奔馳。豈有匹士。重己如斯。士負智能。鮮克
遵養。歲不我與。利有攸往。猗歟。致中術略。疏通若將。終焉一畝
之宮。謂天艱之。式燕其晚。而迄艱之。惟理之反。文木良材。仆於
嶽巔。有鬼者楡。乃終天年。切玉之刀。以貴弗取。鉛胡能割。玩之
在手。鄉閭之分。姻婭之情。膠庠之舊。磨琢之誠。別去再朞。復
來會。我今來矣。君往安在。旅酒弗旨。豆籩不嘉。獨有悲思。君其
知耶。

祭李尙書若水文

仲 并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九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江都仲某謹